

梅汝璈：“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梅汝璈力争将7名日本甲级战犯判处死刑,他为死难者同胞讨回血债。”在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的梅汝璈故居,梅汝璈后人梅庭军向参观者讲述着近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情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东京审判拉开帷幕。审判持续了两年多,开庭818次、判决书超过1200页。面对死难者同胞,参与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立誓:“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参与东京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法官

1904年,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虽然家境不错,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年幼的梅汝璈每日需早起捡粪施肥。聪颖好学的他总不忘带上一本英语书,边劳作边苦读。

1916年,12岁的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1924年,他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父亲那代留学生在海外尤为不易,”其子梅小璈回忆,“他们必须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得尊重。”

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政治学、国际私法等课程。抗战爆发后,他坚守教育岗位,不仅传授法律知识,更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1948年11月2日,星期五,下午1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卫勃宣判:“所有日本被告,有罪!”

15分钟以后,卫勃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最后一次走上法官席,卫勃拿着手里的量刑书开始宣读:“根据法庭宪章,第15条第4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被告宣判有罪!对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处以绞刑;其他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人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一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15点55分,庭长卫勃开始依次传唤罪犯,宣布量刑。



东京审判现场,梅汝璈为后排右四



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身着法袍留影

“如果连死刑都判不了,我还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

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果,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讲,这两年半的时间是他们人生中最漫长、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自己,他们代表的是被日本侵略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他们要为深受其害的几千万中国亡灵要一个说法,他们必须让发动这次战争的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远东审判这两年,其艰难程度并不亚于一场战争,梅汝璈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最后表决的一个星期里,我几乎一天晚上都睡不着,面对那些罪孽深重、残害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战犯们,如果连死刑都判不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判决书中日本对华侵略的部分单列一章,由中国法官独立起草

1948年4月16日,长达两年半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日本战犯被押回了监狱,等待法庭对他们作出最后的判决。按照事先预定的程序,判决书将由11个国家所组成的法庭共同完成,当时有人提出来判决书统一书写,梅汝璈就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历时半个多世纪,中国受到的伤害最深,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关于中国部分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经过梅汝璈的积极争取和法官们的讨论,最终确定判决书一共有10章,其中对于中国侵略的部分单独列为一章,由中国法官独立起草。

梅汝璈和他的助手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10多万字的判决书,梅汝璈后来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就像钻进了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当中的虫子,每天都在上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

要的东西。

11国法官的死刑之争

在法庭结束审理后三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就给梅汝璈发了一封密电,要求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九名侵华主要战犯进行从严惩治,而此时国内舆论对于远东军事法庭马拉松式的审判也极为不满,强烈要求他们迅速结束审判,严惩战犯。

最让梅汝璈感觉到压力巨大的,不是国内舆论的催促,而是11国法官之间对于死刑的意见分歧表现出来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关于东条英机等主要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尽管当时欧洲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早已审判结束,12名德国纳粹的战犯也都被判处了绞刑(戈林畏罪自杀),11人都已被执行。

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是否应该判处死刑却纷争四起。

印度法官认为国家行为不应该追究个人责任,因此他主张无罪释放全部的日本战犯,而他的理由是:世人需要宽宏、需要谅解,需要慈悲,不应该用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美国法官克莱莫尔也坚决反对死刑,但同时另一方面他又紧紧地盯着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战俘的战犯。

一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没有遭到日本荼毒的国家也对此表示赞同,庭长卫勃甚至提出将这些战犯通通流放到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就像拿破仑当年被流放一样,让他们自生自灭。

而梅汝璈表示:“如果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法庭的宗旨,同时也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他坚持必须对土肥原贤二等战犯进行严惩。

为此,在法官会议结束后,梅汝璈直接到了庭长卫勃

的办公室,他说:“我受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们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我们只有集体跳海一死方能谢国。”

为了伸张正义、完成使命,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梅汝璈无数次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各国法官进行磋商,用各种证据向法官证实日军的暴行,后来在一次记者谈话当中,梅汝璈用了一个典故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

公理与正义最终得到了彰显

量刑成了法官们无法回避的使命,最终这11名法官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在公开的档案和梅汝璈的回忆里,当时的法官投票方式非常简单,每个人有一个纸片,同意日本战犯死刑的就画勾,不同意的就画叉。

11名法官全部表决完成之后,由庭长卫勃送到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处,卫勃亲自唱票,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督,11张票从信封当中逐一抽出,5票同意死刑,5票反对。

当听到5:5时,梅汝璈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一票,此时卫勃从信封当中掏出了最后一票,他习惯性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神情严肃地念道:同意死刑。

最终表决结果,以6:5的微弱优势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参加审判的法官就共同约定,法官会议上的所有投票表决,彼此之间均对外保密,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一直都是秘密举行的,所有的程序都是口头进行,不做记录,所以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哪6位法官投了赞成票,哪5位法官投了反对票,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公理与正义最终得到了彰显。

最终梅汝璈不负众望,将东条英机等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梅汝璈走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综合新华社8.15、中新社8.14、《东京审判亲历记》梅汝璈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

蟋蟀吟秋

葛亚夫

我还以为是一个梦——在乡下老家,蟋蟀卧在墙角,用单调而不枯燥的节拍,彻夜吟唱一个韵律:嘿……

我睁开眼,蟋蟀的叫声还在!打开灯,蛩鸣戛然而止。原来不是梦!我关上灯,坐在秋夜里,脑袋空空如夜,从城市半空的夜,到故乡庭院的夜……蟋蟀又“囉囉”叫起。起初,像怯生生的敲门声,时断时续;不久,变成急匆匆的脚步声,走来走去。就好像,我的家也是它的家。我静静听着,一动不敢动,生怕被它发现,逐出家门。

囉囉……它吟的是《诗经》,是《国风》,是《诗经·国风·蟋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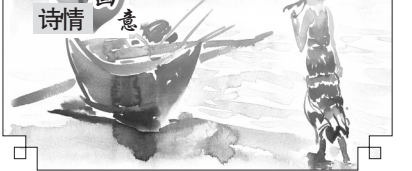
蟋蟀是自然的流浪歌手,也最知时节冷暖。“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鸣。”秋天,天气转凉,它叫得更加急切,给万物提个醒,叶要黄了,

文苑漫笔

后座的风还未散场

钟剑桥

蜷缩在树荫下回望
母亲单车后座的风,
仍在流淌
我张开双臂,像初醒的蝶
感知自由的气流,正亲吻掌心
哦,车轮碾过柏油细纹
流纱裹住浮光
恍惚间,我仍是孩童模样
从未用分与秒,捆绑灵魂
而那些呼啸而过的年少光阴
成了落在心底的沉默
我正怀抱着一颗澄澈的童心
等待车轮转动
(摘自《视野》)



声明
本人黄力波(身份证号:430103198002031531)于2025年7月24日辞去湖南科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董事,特此声明。

花要凋了,果要熟了,人也要准备寒衣了……蛩鸣短促,一声复一声,所以它还叫促织。“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不休。不解缣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裳。”杨万里懂蟋蟀,揣着寒薄的命,操着众生的心。历史的田野里,他又何尝不是一只蟋蟀?

蟋蟀是时光的行吟诗人,一囉起而尽知秋。“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蟋蟀把生命的琴弦削短,磨细、绷紧,只为爆出那最短促、动人的“囉囉”蛩鸣。这种心境和境遇,杜甫感同身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听惯丝竹管弦,尝尽世间寒凉,有蛩鸣陪伴到天明,也算是一种安慰和补偿吧!

蟋蟀是生命的苦行僧人,生活在别处,行吟在路上。“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

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如修行:看君行坐处,一

似火烧身。”过度热烈浓腻的紧贴关注,被焦虑紧张困在内心,犹如心火焚烧,也将他人拖入无边火宅。有人谈到泡茶技艺:备好茶具和茶叶,先用热水烫壶,与此同时,去烧开水,在滚泡时倒入茶壶,用杯垫盖住茶杯小焖,冬天则包上厚布;接下来,“不搅拌,不扰动,让茶叶在水里自己起落,舞动,然后静下来,缓慢释出香气”,“茶会自己完成自己,因而,人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对它多事”,“泡茶唯有等”。

这也是行文、为人、交友、育儿之道。种子有其自带的完整生命流程,我们只需培土、浇水,接下来,就是把“我”挪开,不要拼命散发“我”的气味,去干扰生命的生长周期,就好了。

(摘自《茫然尘世的珍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生也就百余天,住草丛,宿瓦砾,栖墙角,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似乎,它的生命就是鸣叫,天地都是它的木鱼,万物皆是它的偈语。达摩一苇渡江,它一囉度天地万物。“眼底朱甍画栋,往往人非物是,蟋蟀自鸣秋。”秋天的经卷里,蟋蟀比人更接近佛和揭牌,蛩鸣比人声更接近禅和菩提。

蟋蟀是梦想的天命之人,餐风饮露,披星戴月。过了秋分,太阳直射点南移,昼渐短夜渐长。这些细微的变化,蟋蟀最先发现。它选择在漫漫长夜里急促鸣叫,或许也是一种暗示和提醒:珍惜时间,时不我待。

天色渐亮,蛩鸣渐微。我没有急切地到绿植盆里寻找那只蟋蟀,而像听了一节课的学生,需要发一发呆,利用下课的时间好好消化。

(摘自《华商报》)

看君行坐处,一后静下来,缓慢释出香气”,“茶会自己完成自己,因而,人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对它多事”,“泡茶唯有等”。

这也是行文、为人、交友、育儿之道。种子有其自带的完整生命流程,我们只需培土、浇水,接下来,就是把“我”挪开,不要拼命散发“我”的气味,去干扰生命的生长周期,就好了。

(摘自《茫然尘世的珍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拥抱爱的勇气里相逢

涂凌云

其中一幕:沉香去寻孙悟空时,悟空身披猩红袈裟,闭目颌首。底部字幕亮起又隐去,呈现简单的对白:“灯在人中,心在灯中,人心不死,灯芯不灭。”我被这话触动,记到如今。那时我暗自疑惑,为何救母的因果只系于看似飘渺的人心?直到最后沉香用斧头劈山,母子于彩虹上相遇,我后知后觉——只要爱还在,彼此牵挂的人终会相逢。我与父母也总能团聚,哪怕路远山高。

初中时,老师播放这部动画片,我终于将记忆里火车上循环的影像与《宝莲灯》的动

湖面的浮萍、水下摇曳的水草,为湖景增加了不少风致,小鱼也因此有了更多嬉戏的空间。然而,若任其疯长,那种密集拥挤的景象不仅让人心里发堵,还会破坏生态平衡。因此园林工人过一段时间就会清理一下,清理之后,湖面真如我们常用的那个比喻——明镜似的,让人心里也清爽起来。天光云影倒映在明镜里,对于湖边的垂钓者来说,鱼倒是不一定能钓到,但钓一角天空、几片云影,存于心中,其滋味或许不亚于鲜鱼。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女主角常处在一种敏感纷乱的情绪中,且不能自控,恰如“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个形象美则美矣,但主人公自己深感痛苦,并为之在事业上与感情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命运真如水中飘萍、风中转蓬般无所依归。如果有人能常常替她清理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乱愁绪,让她获得开阔平静的心境,她必定会心怀感激吧。

气质之优劣,命运之否泰,每个人有不同的体验和评判,不可一概而论。然而,追求宁静与清静之境,大抵是人之常情。“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有大智慧的人方能拥有的至高境界。平凡如你我,不妨效仿园林工人,及时清理心中疯长的乱草,使心灵如明镜般澄澈,既能照见万物,亦可照亮自我。这固然不易,但“时时勤拂拭”的坚持,终究胜过放任自流、坐以待毙般的沉沦。

(摘自《今晚报》)

心
如
明
镜
巫
小
书

生
世
徒
笔